

“文学中国”、亚洲叙事与想象性阅读： 日本学者的莫言研究

刘成才*

〔摘要〕 日本学者认为莫言文学表现了 20 世纪中国巨大历史变迁中人的顽强生命力,从中可以把握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和灵魂。莫言研究是他们想象与阅读当代中国的重要途径。他们把莫言既借鉴又超越中国传统文学的创作方法,看作中国当代文学的前进方向和当代中国通过亚洲走向世界的象征,把莫言的成功看作中国当代文学世界性的彰显和亚洲叙说的广度和深度的体现,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重要性不断提升的结果。日本学者的莫言研究为日本看待中国及中日关系改善提供了新视野,也为构建现代亚洲叙事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关键词〕 莫言研究;文学中国;亚洲叙事;中日交流

日本学者把莫言研究当作想象与阅读当代中国的重要途径,他们认为莫言文学表现了 20 世纪中国巨大历史变迁过程中人的顽强生命力,从中可以把握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和灵魂;莫言既借鉴又超越中国传统文学的创作方法,在表征中国当代文学前进方向的同时也象征着当代中国通过亚洲走向世界。莫言文学的成功在于体现了亚洲叙说的广度和深度,这既是中国当代文学世界性的彰显,更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重要性不断提升的结果。日本学者对莫言文学高质量的翻译和深入研究推动了中日两国文化交流,为日本看待中国及中日关系改善提供了新的视野,也为中国作家构建现代亚洲叙事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一、以亚洲和世界做参照:走向现代的莫言文学与当代中国

早在 1986 年,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刚发表不久,日本著名汉学家近藤直子就在汉学期刊《中国语》上发表评介性文章,赞赏《透明的红萝卜》体现了“摒弃过去、历史的幻想目光”^①。自此,莫言

* 文学博士,南通大学文学院副教授,226019。本文是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当代文学在日本的翻译与接受研究”(12WWC013)阶段性成果。

①[日]近藤直子:《莫言的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中国语》1986 年第 4 期。

开始进入日本学者的研究视野,随着莫言绝大多数小说被翻译成日文出版,日本学者的莫言研究也逐渐深入。在日本学者看来,莫言文学是当代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走向现代重新融入世界的表征,虽然在形式上学习的是西方,但内容上表现的却是中国农民在整个20世纪历史变迁过程中的顽强生命力。莫言文学的成功既有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借鉴,又有对传统文学的超越,既代表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方向,可以从中把握中国的政治、文化乃至灵魂,表征了当代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又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重要性的不断提升,莫言正是以亚洲和世界作为参照,“通过文学开辟了亚洲通往世界的道路。”^①

日本学者认为莫言文学在风格上学习的是西方文学特别是拉美文学,在阅读莫言文学之初,就非常敏锐地指出莫言文学的创作风格是魔幻现实主义,这也符合日本学者对中国当代文学发展趋势的判断。在他们看来,改革开放后重新融入世界的当代中国,其文学也必然要融入世界文学主流与发展趋势中去,因此学习并消化20世纪现代派与后现代派文学创作方法将会是重新面对世界的中国作家所面临的首要问题。1985年,日本《早稻田文学》出版《现代中国小说》特辑时,特邀著名评论家铃木贞美采访了中国作家郑万隆。当被问及对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期望时,郑万隆非常自信地认为“像加西亚·马尔克斯那样的作家,不久的将来在中国也会出现。”^②因此,当莫言的《红高粱》传播到日本的时候,日本学者几乎在第一时间就认定莫言文学受到的是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

日本很多学者都是从当代中国重新融入世界这一背景来理解莫言小说的,在他们的理解中,以莫言文学为代表的中国当代文学,本身就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日本第一个莫言小说的译者井口晃赞赏莫言小说《金发婴儿》充满着一种虚实参半的既“真实”又“幻想”的美^③,这种美来自于小说“无前提”的描绘,在井口晃看来是莫言向西方文学学习的结果。苜野修二把莫言小说《欢乐》中对绿色的描写看作是对现代文学观念的抗争,也象征着当代中国挣脱束缚自己发展的陈旧观念走向“现代”,这种抗争观念是“现代”的,代表着中国当代文学的新方向^④。川西正明把莫言文学受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的影响看成是中国当代文学世界性的象征,因为中国改革开放前的文学是封闭的,与世界文学的发展没有关联,而处在改革开放的当代中国这一背景中的莫言文学则与福克纳和加西亚·马尔克斯“同时存在于这个世界”,中国与世界并存在“现代”世界中^⑤。风间贤二认为莫言小说汪洋恣肆的语言给读者带来的是故事的狂欢,让读者“第一次阅读就欲罢不能”^⑥,这种文学类似于巴赫金的对话式的文学,或复调式的文学。

对莫言文学解读最有影响的当属被公认为最有地位的莫言文学翻译家兼研究家的藤井省三。莫言的《红高粱》在1989年被初次翻译成日文,藤井省三就把莫言比喻成中国的马尔克斯,把莫言文学定位为“中国的魔幻现实主义”。在《酒国》日译本导读中,藤井省三认为“莫言的魔幻现实主义笔法勾起了人们遥远的历史记忆的同时,更能激发人们去审视当下”,在这个层面上,《酒国》“堪称中国魔幻现实主义的巅峰之作”^⑦,莫言正是借助于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才“开启了莫言的新境界”,“形成了莫言独特的‘莫言世界’”^⑧。基于敏锐的学术判断,藤井省三大胆预言,莫言在“几年后

①[日]鸟居达也:《福冈亚洲文化大奖得主再获诺贝尔奖》,《朝日新闻·朝刊》2012年10月12日。

②[日]藤井省三:《魔幻现实主义地描写中国农村》,杨守森、贺立华编:《莫言研究三十年》,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56页。

③[日]井口晃:《阅读现代文学:莫言的中篇小说〈金发婴儿〉》,《东方》1986年第7期。

④[日]苜野修二:《从张洁到阿城、莫言》,《季刊中国研究》1987年第8期。

⑤[日]川西政明:《莫言〈怀抱鲜花的女人〉:逃避之旅带来的不合理世界》,《读卖新闻》1992年10月13日。

⑥[日]风间贤二:《故事的盛宴:无需虚礼的小说》,《文学界》1997年第3期。

⑦[日]藤井省三:《寄语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朝日新闻·朝刊》2012年10月16日。

⑧莫言、藤井省三:《压抑下的魔术现实》,《昂》1996年第5期。

将是诺贝尔文学奖的有力人选,从而备受瞩目”^①。藤井省三的判断果真在十年内成为现实。2012年10月,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在授奖词中对莫言文学魔幻现实主义的认定,与藤井省三的判断如出一辙。正因如此,日本媒体在莫言获奖后的报道均认为“莫言受拉美文学启发,创造了被称为魔幻现实主义的充满奇想的故事世界”^②。另一部分日本学者则把莫言的成功看作是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借鉴与超越,他们认为莫言这种具有中国风的文学代表着当代中国文学的新方向,同时也是世界文学的绚丽之花。关根谦认为莫言文学传达的是“一些很中国风的、一些在中国的传统习惯与风土中根深蒂固的东西”^③,正是这些根深蒂固的东西,构筑起莫言独特的文学世界,进而融入到世界文学中去。桑岛道夫把莫言独特的创作手法命名为“莫言式叙述文体”,它出色地展示了“至今被书写成儒家正统文化的中国文化,丰富以及升华了其内涵”,在这个意义上,莫言文学是“世界文学中的一朵奇葩”^④。加藤修把“幽默”当作莫言文学的重要特点,但这种幽默与西方式的幽默不同,它“以幽默来转移痛苦”^⑤,是中国农民的生存智慧,莫言继承的正是表达中国农民生活这一中国文学的传统。

日本著名莫言文学翻译家兼研究者吉田富夫认为莫言小说的魅力在于真正写出了中国农民的灵魂。在他看来,中国当代作家中很多人写的是观念中的农村和农民,是启蒙的对象,而“莫言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土著作家’”,他以农民的身份讲述自己经历的故事。但莫言文学中的乡村环境只是一个外在的入口,读者通过这个入口“触及了人的共性,追求的是人内心的感动,反映了常常被掩盖的人内心的欲望和追求”,这是一切好文学的共性,也是莫言文学感动日本读者的原因所在。莫言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源于莫言自小在农村接触到的民间故事和乡土戏剧,这些真正具有中国特点的民间元素被莫言融入到文学创作中,再加上源自《西游记》、《水浒传》等小说“天马行空的故事展开,以及游走于现实与异次元世界之间的奔放自如的想象力”^⑥,让莫言文学在借鉴中国传统的基础上又超越了传统,从中国民间走向了世界文学舞台。

日本学者的莫言研究以亚洲和世界为参照理解莫言文学,认为莫言既借鉴又超越了中国传统文学,是当代中国重启改革开放拥抱并融入世界的表征,随着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莫言文学必定会获得世界的认可。中央公论社在2003年出版《檀香刑》日译本时,其宣传语是:“作者是距离诺贝尔文学奖最近的亚洲作家”;在2011年出版莫言小说《蛙》日译本时,封面推荐词是:“亚洲距诺贝尔文学奖最近的作家”,这不能不让人惊叹日本学者敏锐的学术眼光和精确的学术判断。

二、文学尊严与自信:莫言文学作为亚洲叙说的广度与深度

日本学者的莫言研究一个重要的切入点是把莫言文学看作以中国当代文学为代表的亚洲文学走向世界的象征,在作为现代后发文化体的亚洲重拾文化自信和存在尊严感的过程中,莫言文学体现了亚洲叙说的广度和深度。虽然从现代化程度上来衡量,日本现代化比中国高很多,但日本学者依然对莫言文学所描写的中国农民的命运有深切的体悟。早在1991年,藤井省三、长堀祐造合译莫言早期的小说就冠名为《来自中国农村的报告》,藤井省三在导言中以“魔幻现实主义描写中国农村”概括莫言对中国农村特别是社会主义新中国农民形象的颠覆性描写,正是这种颠覆性描写改变

①莫言、藤井省三:《藤井省三与莫言对谈录》,《中央公论》2003年第11期。

②[日]上杉素直:《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引发各种看法》,《日本经济新闻》2012年10月12日。

③[日]谷川毅:《中国当代文学在日本》,《中国图书评论》2011年第5期。

④[日]桑岛道夫:《执迷于乡土的传统:诺贝尔文学奖莫言的世界》,《每日新闻·朝刊》2012年10月18日。

⑤[日]加藤修:《挑战独生子女政策的禁忌:莫言的〈蛙〉》,《朝日新闻》2011年8月31日。

⑥[日]吉田富夫:《莫言的世界:从高密县一角探索人的生存根源》,《中央公论》2012年12月。

了日本国内对当时社会主义中国形象的固有认识,激起了日本从普通民众到研究中国文学、经济、政治等学者的广泛讨论。莫言小说集《怀抱鲜花的女人》日译本出版时,藤井省三把自己对莫言的采访依然命名为“从中国农村和军队走出来的魔幻现实主义”,他认为莫言文学主要表现的是中国农民的生活,正是莫言的农民出身,才使他对农民的苦难与命运有足够的感知,“以对农民的真切体验,真实地表现了高傲不羁的自耕农民自由奔放的天性,以及现代后裔们的黯淡情念”^①。在表现手法上,莫言以魔幻现实主义描写了中国农村从中华民国一直到现在的现实,让读者感受到一个充满时空感和生命感的农村世界,对传统意识形态具有深刻的批判性。吉田富夫曾自述之所以翻译《丰乳肥臀》,是因为他和莫言一样在农村长大,从小从事农活,他父亲是也打铁的,小说里母亲形象和他母亲一模一样,这种类似的经历让他能够完全融入到莫言小说的世界中去。因此,在他的理解中,“莫言文学的基础是‘弱者’,并不是说他站在‘弱者’的立场或者为了‘弱者’而书写,而是他始终作为一个天生的‘弱者’来感受这个世界。”《透明的红萝卜》中的黑孩、《白狗秋千架》中的暖、《枯河》中的小虎、《屠户的女儿》中的香姐都是作为绝对命运的弱者出现,《丰乳肥臀》中的金童则是最高峰,莫言文学的方法就是“在某处设定一个‘弱者’,然后以此使描写的世界相对化”^②。这也是日本读者能够理解并广泛接受莫言文学的根本原因,对他们来说,农村叙事是莫言文学独特的外壳,内核则是不同文化中共通的“弱者”视角,它追求的是人内心普遍的东西,让读者不了解故事背景也能读懂故事。它让以莫言小说为代表的亚洲叙事及其文化能够超越国境,触动人心最根本的东西,并最终融入世界文化之中,成为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日本很多学者的莫言研究也集中在莫言小说的农村叙事上。大木圣马认为莫言文学最可贵的是农民视角,表现的是普通人的烦恼和痛苦,恰是这种视角“发挥了最大限度的批判精神”^③。岛田雅彦认为莫言文学以自己生活的农村为背景,描写的是农村具有传奇性的故事,但表现的却是“人性的欲望、丑恶和残酷”^④,这让莫言的文学能够从农村走向文学的普遍世界,也使得莫言文学能够被更多的读者接受。川村湊认为农民出身的莫言应该对中国社会问题有更直接的感受,但他却没有像北岛、郑义那样直接批判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风土,而是通过对农民生活的荒诞描写让读者感到“对官僚主义、腐败、堕落等社会问题的批判”,进而透过这种批判感受到莫言文学作为“亚洲叙说的一部分的广度与深度”^⑤。井波律子认为莫言作品“将深藏于中国近代史底层的黑暗部分,用鲜艳浓烈的噩梦般手法奇妙地展现出来”^⑥,这展现本身就是一种批判。桑岛道夫认为莫言之所以没有在文学中强烈的批判,是因为他关注的是在挫折中却顽强生活下去的人,这能够给读者以生活的信心,莫言“依然是属于相信‘文学’力量的作家”^⑦,这是莫言能够被更多人阅读的主要原因。福岛香织认为莫言的农民出身决定了他的文学使用反映农民文学风格的标志性语言,莫言又巧妙地把讽刺融入其中,把“中国农民亲兄弟之间不得不互相残杀的中国近代史”和“在这个历史局面中,农民们的命运、情感、灵魂变迁”以魔幻的手法表现出来,这对残酷历史是一种挑战,莫言的文学最终将成为“从内部改变中国体制的力量”^⑧。也正因如此,诺贝尔文学奖对莫言来说已经微不足道了,莫言众多的作品所塑造的“魔幻般的现实”已经足以让莫言文学“超出诺贝尔文学奖”^⑨。

①[日]藤井省三:《魔幻现实主义地描写中国农村》,杨守森、贺立华编:《莫言研究三十年》,第260页。

②[日]吉田富夫:《莫言、贾平凹文学的可能性》,《现代中国》2004年第1期。

③[日]大木圣马:《莫言:描写中国平民的困难》,《读卖新闻·东京朝刊》2012年10月12日。

④[日]岛田雅彦:《莫言的本领》,《Voice》2013年第5期。

⑤[日]川村湊:《文学巨匠莫言会见记》,《昂》2006年第12期。

⑥[日]吉田富夫:《莫言作品受欢迎的原因是因为写的是真话》,《中华读书报》2012年10月23日。

⑦[日]茅野裕城子:《本月人物莫言》,《昂》2000年第1期。

⑧[日]福岛香织:《莫言文学的诺奖效应》,《历史通》2013年第1期。

⑨[日]諏访哲史:《洞察矛盾的微笑》,《朝日新闻·朝刊》2012年11月6日。

值得关注的还有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对莫言的评价。早在1994年,大江健三郎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中就认为莫言的文学创作来自于对生活的敏感,在这一点上和他是相似的,“这些系统还把我同韩国的金芝河、中国的莫言等结合到一起”。所以,大江健三郎赞赏莫言“你这样的作家,也许在中国只有你一个,全世界也只有你一个”,并认为以莫言强劲的创作能力以及已取得的文学成就,“他将是日本诺贝尔文学奖最有力的候选人”,并坚信“21世纪的文学就是属于像莫言这样的中国作家”^①。

日本学者的莫言研究与他们对“现代”的理解有关。以内藤湖南和宫崎市定为代表的京都学派提出“东洋近世说”,“把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区域构成一个具有现代性动力和轨迹的历史世界”^②,认为唐宋时代以贵族制度衰败为迹象的“唐宋之变”是独立于西洋近代的历史现象,导致中国在上最早进入现代,这是与欧洲平行的现代过程。据此,日本学者提出了“作为方法的亚洲”这一独特命题,认为中国不是外在的“他者”,而是日本自我否定的内在契机和现代日本社会基本问题的载体。正如沟口雄三指出的,日本学者通过中国文学研究批判日本“脱亚”式现代命题,在中国身上寄托了对亚洲未来的憧憬:“这种憧憬是指向各种各样日本内部的自我意识——反对日本近代百年间各种各样的反日本意识,作为反自我意识的投影而形成于自身内部的自我意识。正因为这憧憬不是针对客观的中国,而是指向来自主观想象的‘我的中国’,所以,这个‘中国’才彻头彻尾地成为日本近代的反命题,也才能够被憧憬。”^③从这个意义上研究莫言文学,他们自然不会把莫言文学仅仅当作“中国故事”去理解,而是更倾向于把莫言文学当作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叙事,对他们来说,莫言文学讲述的是作为一个共同体的亚洲故事,而莫言文学的成功则是亚洲重要性不断提升的结果。

三、莫言与“文学中国”:日本学者的想象性阅读和意识形态建构

莫言文学之所以具有广泛的世界影响,得益于世界各国学者的深入研究和高质量翻译,而日本学者的翻译与研究尤其重要。但由于日本现代化是受到西方的刺激而开始的,这导致日本学者的学术研究带有一种痛感,他们的中国研究在现代学术体制支持下一方面强调客观而理性的史料,另一方面却又为日本民族国家的形成书写历史谱系,文学研究在客观性与知识性的面纱下有着为民族国家服务的意识形态目的,“在日本,文学史可以在相当程度上代表日本思想与感受性的历史”^④。因此,日本学者的莫言研究关注的焦点不是简单的局限于文学,而是成为日本想象与阅读当代中国的重要途径。当然,当代中国也在这过程中不断地展示着自己的形象,因为“世界需要通过文学观察中国,中国也需要通过文学来展示自己的真实形象”^⑤。基于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这种阅读期待,日本学者的莫言研究就自然带上了意识形态色彩。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导致中国文学中的日本人形象一直都是负面的,作家如何塑造日本人形象也成了判断民族气节的标志。这导致中国文学留给日本读者和研究者的印象是一种特殊地域的特殊文学,他们感兴趣的是它所包含的“中国式的怪诞”的元素,希望“透过一种滤光镜来了解中国”,中国是被偷窥的对象,这也是很多日本学者研究莫言文学时无法避免的严峻事实。《红高粱》在日本出版时,很多读者阅读的目的是了解中国是如何表现抗

①[日]大江健三郎:《我在暧昧的日本》,王中忱等译,海口:南海出版社,2005年,第6页。

②[日]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黄约瑟译,刘俊文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0页。

③[日]沟口雄三:《日本人视野中的中国学》,李魁平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页。

④[日]加藤周一:《日本文学史序说》(上册),筑摩山房,1975年,第8页。

⑤莫言、王尧:《莫言王尧对话录》,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35页。

日题材的,但却因莫言对人性的深刻剖析和强烈“生”的冲动压倒了“抗日”题材而使观众折服,“这正是神话!——《红高粱》男主人公粗野并充满力量感的情感表现,回荡在广大无限的高粱地里,荒凉的砂岩上。这正是神话的世界!”^①《丰乳肥臀》则因莫言突破了穷凶极恶、非人道代名词的固有形象而更多地从人性的角度去描写日本人,让日本读者在阅读时“第一次有了如释重负的感觉”^②。

日本学者还把莫言研究当作中日交流的重要手段。饭塚容认为了解中国最好的途径就是阅读中国优秀作品,莫言文学展现的是当代中国最真实的生活,描述的是“经受严酷的命运打击仍顽强生存的平民的原始生命力”,对日本读者来说,这些坚强不屈、积极向上的中国人形象能够“带来感动和激励”^③。棚部秀行把莫言作品理解为“现代中国的写照”,莫言“以他者的眼光描写了在体制变迁的激流中生活的平民形象,将虚构与幽默相交织,从社会的底层出发一如既往地关注 20 世纪中国,由此构建了自己独特的文学地位”^④。菱沼彬晃认为莫言的成功关键在于他发现了“地球是一个小的村庄”^⑤,这让莫言的写作能够越过文学的地平线,从中国走向世界。在他看来,随着当代中国国际地位逐步上升,莫言文学所反映的当代中国形象会在日本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这必将推动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为增进两国的友好做出贡献。日本学者大多把莫言文学的日本传播看作是“中日文学史上的一大事件”,在他们看来,莫言文学的日本传播是“当代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开始”^⑥。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日本的震动非常大,很多学者认为这反映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在进一步扩大,越来越融入到世界文学中去进而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这既是中国式价值观的彰显与展示,更反映了当代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日益强大的地位和日益增强的影响力。很多学者倾向于从积极意义看待莫言获奖,吉田富夫认为莫言获奖“将使中国萌生自信,在对外交往中更加开放”^⑦。川村湊认为莫言获奖具有一种指向性意义,展现的是当代中国在重新拥抱世界过程中的历史性巨变的社会能量。与莫言“不拘小节,大气磅礴”形成对比的是日本文学因经济上“失去的二十年”而呈现出的焦虑感,所以日本学者也期望日本文学能够出现莫言文学中那种历史性巨变的社会能量。而随着莫言文学在日本的广泛传播,莫言文学将会为日本社会看待中国提供新的视野,为中日关系的改善提供新的可能性^⑧。桑岛道夫认为莫言以富有神话性、传奇性的叙述出色地展示了中国文化,并且丰富以及升华了其内涵,因此莫言获奖意味着“一向偏重欧美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评价标准在发生变化”^⑨,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的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得到世界的认同。这对当代中国的发展非常重要,它将使日益强大的中国以更宽容的态度更自信地拥抱并融入世界文化,为中国的发展提供文化支撑。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既是中文学繁荣进步的体现,也是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的体现”^⑩,莫言文学的日本传播与日本学者的深入研究,不仅是中国文学力量的展示,更是中国式价值观的标榜与彰显。日本学者通过莫言研究想象与阅读当代中国,他们对“文学中国”的建构则见证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莫言文学超越时代、超越国境的人文关怀与生命感觉,也将为中日文化交流和两国关系的发展提供新的可能性。

①[日]桑岛道夫:《诺贝尔文学奖评价标准正在发生变化》,《南方周末》2012 年 10 月 24 日。

②[日]茅野裕城子:《莫言》,集英社,2000 年,第 186 页。

③[日]饭塚容:《如何为日本读者“解读中国故事”》,http://www.chinawriter.com.cn/2014/2014-08-26/215848.html, 2014 年 08 月 28 日。

④[日]棚部秀行:《〈红高粱〉:现代中国的写照》,《每日新闻·大阪朝刊》2012 年 10 月 12 日。

⑤焦波:《日本汉学家:中国现当代文学影响力渐强》,《中国文化报》2013 年 12 月 3 日。

⑥毛丹青:《中日当代文学的逆差现象说明了什么》,《北京晚报》2010 年 4 月 19 日。

⑦[日]吉田富夫:《寄语莫言获奖》,《朝日新闻·夕刊》2012 年 10 月 16 日。

⑧[日]川村湊:《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或考虑平衡因素》,日本共同社,http://china.kyodonews.jp/photos/2012/10/39306.html, 2014 年 08 月 28 日。

⑨[日]桑岛道夫:《诺贝尔文学奖评价标准正在发生变化》,《南方周末》2012 年 10 月 24 日。

⑩《李长春致信中国作家协会祝贺莫言获得 2012 年诺贝尔文学奖》,《人民日报》,2012 年 10 月 12 日。

四、结语：构建现代亚洲叙事的可能

在日本学者的理解中，“魔幻”只是莫言文学的外衣，内核则是中国向现代转型中农民的命运、情感、灵魂变迁和承受的苦难，这命运和苦难更多地来自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但却是中国向现代转型中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只要中国的“现代”没有完成，故事的主角就摆脱不了被控制的命运，所以莫言文学也在诉说着一种难以摆脱命运的焦虑。

由于中日特殊的地缘政治与文化渊源以及在向“现代”转型中类似的切身痛感体验，日本学者能够透过莫言文学的“农村”入口，感受到对命运难以摆脱的焦虑。对他们来说，作为现代的“优生”，日本的现代化程度虽然已经很高，但在西方现代话语霸权下，他们依然因为对自我文化主体无法把握而陷入深深的孤独感和宿命感：“它们预想到了抵抗，并洞察到东洋越抵抗就越将欧洲化的宿命”^①，而现代文学正是把这种“抵抗”上升为文化和哲学的高度，从而塑造出新的“主体”。因此，他们更倾向于把莫言文学理解为讲述现代“亚洲共同体”在寻找自己现代主体过程中的迷惘与痛苦，挣扎与潜行。但是，中国并没有完成自己的“现代”，亚洲“现代”的路依然漫长，历史并没像日裔学者福山所断言的“终结”。在这种时刻都要开展下去的现代生活面前，中国作家该如何建立新的写作维度，如何用一种新的亚洲叙事去书写“中国/亚洲”在向现代转型中人与命运的搏斗以及搏斗中人的高贵与尊严感，这才是现代亚洲叙事的核心。在这个意义上，莫言文学的成功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开始，绝不是结束。

（责任编辑：陆 林）

Literary China, Asian Narration and Imaginative Reading: A Review of Japanese Scholars' Mo Yan Studies

LIU Cheng-cai

Abstract: Japanese scholars believe that Mo Yan's works successfully show Chinese people's great perseverance and tenacity in the turbulent 20th century. In their eyes, those works provide them with an important window into the politics, culture and spirit of contemporary China. They regard Mo Yan's way of literary creation which is based on but rise above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ry creation as the direction for the progres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and as the sign that Chinese literature has converged with world literature via the whole Asia. Mo Yan's success is thought to reflect the breadth and depth of Asian narration as well as the global influence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which is due to the fact that Asian countries in general and China in particular are becoming more important. Japanese scholars' studies on Mo Yan have provided a new perspective for Japan to see China and to improve Sino-Japanese relation. Their efforts have also created new possibilities for making modern Asian narration.

Key words: Mo Yan studies; literary China; Asian narration; Sino-Japanese communication

①[日]竹内好：《近代的超克》，孙歌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184页。